CBETA電子佛典集成

CBETA Chinese Electronic Tripitaka Collection

eBook

T12n0342

佛說如幻三昧經

西晉 竺法護譯

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

目次

- 編輯說明
- 章節目次
- 卷目次
  - 1
  - 2
- 贊助資訊

編輯說明

- 本電子書以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Version 2025.R3」為資料來源。
- 漢字呈現以 Unicode 3.0 為基礎，不在此範圍的字則採用組字式表達。
- 梵文悉曇字及蘭札字均採用羅馬轉寫字，如無轉寫字則提供字型圖檔。
- CBETA 對底本所做的修訂用字以紅色字元表示（黑白色系版本則無顏色差別）。
- 若有發現任何問題，歡迎來函 service@cbeta.org 回報。
- 版權所有，歡迎自由流通，但禁止營利使用。

No. 342 [Nos. 310(36), 341]
佛說如幻三昧經卷上

西晉月氏國三藏竺法護譯

聞如是：
一時，佛遊王舍城靈鷲山，與大比丘眾俱，比丘六萬二千，一切聖智神通已達而悉耆年；菩薩四萬二千，溥首童真之等類也，其名曰：師子英菩薩、慈氏菩薩、光世音菩薩、得大勢菩薩、辯積菩薩、建立遠菩薩、山頂菩薩、山幢菩薩、無動菩薩、善思議菩薩、所思善議菩薩、心勇菩薩、心志菩薩、善心菩薩、珠積菩薩、石磨王菩薩、寶掌菩薩、寶印手菩薩、常舉手菩薩、常下手菩薩、常精進菩薩、御眾菩薩、篤進菩薩、住言行相應菩薩、超願菩薩、立報答菩薩、等思菩薩、棄諸惡趣菩薩、度無量菩薩、度無動菩薩、虛空藏菩薩、上意菩薩、持意菩薩、增意菩薩、術詳菩薩、執誦菩薩、月光菩薩、月英菩薩、光英菩薩、光首菩薩、還若干光菩薩、師子步雷音菩薩、辯無礙菩薩、妙辯菩薩、應辯菩薩、度意菩薩、顯日月光菩薩、空無菩薩、質遊菩薩、常笑菩薩、根喜菩薩、除諸蓋菩薩、轉女菩薩、轉男菩薩、轉胎菩薩、被德鎧菩薩、大慧菩薩、光燄菩薩、照明菩薩、無受菩薩、受音王菩薩、深藏菩薩、眾香手菩薩，解縛之等八正士俱，如是等類四萬二千；四天王、天帝、釋梵、忍王，此及餘天六萬人俱，須深天子、善住意天子、大神妙天、善意天、大樂天，如斯之等三萬人俱，皆志大乘；燕居阿須倫與二萬億阿須倫俱，有海龍王與六萬諸龍俱從海出，此及他方無數天龍、鬼神、阿須倫、迦留羅、真陀羅、摩睺勒，不可稱限百千億載；比丘、比丘尼、薰士、薰女，不可計會，皆悉來集。如來垂哀，與無數眾眷屬圍繞而為說法。
爾時，文殊師利自在其室獨遊宴坐，以空無心離心三昧而為正受。文殊即時從三昧起，適安隱興，震動十方無量佛土。文殊師利心自念言：「如來、至真、平等覺者，今為所在，於世求之，甚難得值，猶靈瑞華，時時而出耳。其所現方，難及難當，非心所思、非言所暢，深妙超絕，巍巍無量。佛現於世，終不虛妄，因得聞法，所聽經典，未曾唐舉，猶是眾生，滅除苦患，如斯真正，非為無益；吾今寧可詣如來所，應時啟聞，隨其所質，令諸德本一切備悉。假使有人學菩薩乘，令不疑惑深妙佛法，成就道誼，悉蔽魔宮。此忍界中眾生之類，其婬怒癡甚為興盛，離清白法，但行無義，愚戇抵突，心懷憍慢而無恭恪，所可修業，多所違失，捨佛法眾。當令眾生聞如此法，淨智慧眼。」

于時文殊復更念言：「當詣十方諸佛世界，請召無量百千菩薩，使集佛所聽受經典，其身證明此深法忍。」
文殊師利以離垢光嚴淨三昧而為正受，適三昧已，尋時東方億江沙等諸佛世界普為大明，潤澤柔軟，離垢顯曜，清淨光照東西南北四維上下十方佛土，光明所照，悉遍若斯，等無殊特。其於十方幽隱闇冥蔽翳方城，山石、牆壁、樹木、華實、鐵圍、大鐵圍、目隣山、大目隣山、雪山、黑山及須彌山，而悉蒙照，靡不顯曜，無所蔽礙。時於十方諸佛世界，一一江沙億數佛土，諸佛世尊現在說法，此諸佛邊一一侍者各問其佛：「以何因緣忽有大光？普遍世界從昔已來，未曾見聞如此光明，潤澤和雅，靡不蒙濟。今佛光明眾身安隱，令心清徹，皆見拔擢，順時無違，無復犯行婬怒愚癡。此之瑞應為誰聖旨之所建立？所演光曜暉赫若茲！」
是諸佛世尊覩諸侍者之所啟問，默然不應。其彼世界天、龍神聲，阿須倫、迦留羅及金翅鳥、揵沓和聲，人、非人聲，飛鳥鹿聲，風雨水聲，大海中聲，歌妓樂聲，斯等之類，蒙佛威神，悉亦寂然，無暢音者，一切諸響悉為憺怕。其諸侍者，啟問諸佛如是至三：「世尊願說！多所哀念，多所安隱、憐愍諸天及世間人，為誰威神出是輩聲，其大光明普諸佛土？」
于時諸佛億江沙數，各從剎土同時一聲，各集其音，柔軟了了，悉從一佛出若干教，口之所演如是像音，同時報告諸侍者。曰諸佛世尊適宣音已，一切佛土皆為之動，百千妓樂不鼓自鳴，諸天人民、阿須倫樂亦復如是；其音亦演非常、苦、空、非身之聲，空無相願虛無恍惚本無之聲，本際之聲，捨婬怒癡無三界聲，如審諦聲，施、戒、忍、進、禪、智之聲，常慚愧聲，慈、悲、喜、護聲，遵修奉行無放逸聲，如是若干，常宣百千法誼之聲。此所講法，令不可計無央數人億百千眾立不退轉，志於無上正真道意，開化聲聞及緣覺法，釋梵之位，成轉輪王，其亦若茲。
於是諸佛告諸侍者：「諸族姓子！汝等默然專問是為，此非聲聞、緣覺之地所能及者，諸天世人及阿須倫，聞此迷荒，如來諮嗟頒宣斯光明德，其功德勳不可思議，所積功祚無能惟察，所學精進、智慧之業，乃能致此究竟光明，若於一劫過劫之餘，諮嗟光明不能暢盡得其原際。此光明曜，所興慈悲，巍巍如斯！」
諸佛侍者再三聞此所歎諮嗟，益以飢虛，重復啟白：「唯諸大聖以時宣暢，多所哀念，多所安隱，愍傷諸天及十方人，并諸菩薩大乘學眾令成德本。」
於時，諸佛告眾侍者言：「族姓子！有一剎土名曰忍界，於彼有佛，名釋迦文如來、至真、等正覺、明行成為、善逝、世間解、無上士、道法御、天人師，為佛世尊，興於憒亂五濁之世。其土眾

生，婬怒癡盛慢無肅恭，棄於淨志清和之德，而離慚愧，專為誤失眾惡之業。如是等類下土之黨，諸愚騃子修眾惡行，故生彼土，逮成無上正真之道，為最正覺而說經法。彼有菩薩，名曰文殊，其力廣大，聖慧無極，精進無比，威變若茲，勸化開示諸菩薩眾，使入高德無極大乘，為諸菩薩之父母也！曉了隨時解一切法，分別章句智慧無礙，度于彼岸，辯才無際，還得總持，曉了一切眾生根本，從所明識而為流布，功勳之德不可思議，故往啟問如來至真所當行業，使諸菩薩成就德本，進諸菩薩，令其究暢務念佛法。是族姓子文殊師利，請諸菩薩，故演真妙隨宜時光，使諸十方無央數億諸菩薩會，當令聽受此佛所說法，所以由是顯其光明普遍佛土。」

侍者白問：「其三昧定，名曰何等？」

佛言：「號離垢光嚴淨。文殊師利住斯定意，所演巍巍神妙光明遐照如此。」

時諸侍者復白佛言：「吾等昔來未曾見遇如是比像，柔軟清和，音聲志願，光明妙響。緣是之故，以無盡哀隨時演光。快哉！如是道德超殊不思議曜，令人踊躍，乃如此乎！」

佛言：「族姓子！時時乃奮斯大洪曜，會諸菩薩講宣經典，開示大道。」

爾時十方無數難計不可思議八方上下面面各各十億江沙諸佛之土，各有無量不可思議諸菩薩眾，皆詣佛所，稽首足下，前白佛言：「唯願大聖，此何光明？自從昔來未曾見聞，此何先應？」

於時諸佛告諸菩薩：「有族姓子，世界名忍，有佛號曰釋迦文如來、至真、等正覺，現在說法。彼有菩薩名曰溥首，演布如斯光明之曜，其光名曰：請諸菩薩悉令集會，是其瑞應。」

時諸菩薩各白佛言：「我等欲詣至於忍界，奉見能仁如來至真，稽首請問，諮受所聞，亦欲親覲文殊師利及餘菩薩。」

其佛答曰：「往，族姓子！今正應時。」

於時，十方不可思議無數菩薩，億百千姟如塵之數，猶若壯士屈伸臂頃，各從所在諸佛國土忽然不見，住於忍界。彼有菩薩，而雨眾華往諸佛所，或雨雜香華鬘塗香，青蓮紅黃白華，信脫思夷梧桐須曼，柔軟、大柔軟，普念大普念音華，月大月悅樂月華，雨如是輩若干種華，以供養尊往至佛所。或有菩薩，以一音響告語三千大千世界，諮嗟如來無量功勳，往詣佛所，或帝釋眷屬，或梵營從，或四天王輩類，或如天龍鬼神、犍沓和等玉女作樂諸眷屬也，若干種變殊別各異，往詣佛所。適到其前，此忍世界三千大千諸有地獄、餓鬼、畜生悉為消除，寂寞無患，致最歡悅，皆諸菩薩威神所感。其菩薩眾——不可稱載百千億數，無能思察計其限者——詣釋迦文

佛，稽首足下，繞佛三匝，住於虛空，則習此意普身三昧而為正受，因自然生七尋蓮花，其色無量，則昇其上結加趺坐。
於時耆年大迦葉，即從座起，偏出右肩，右膝著地，叉手讚佛，而說頌曰：

「善施於歡悅，　功勳諦離垢，
十方超眾人，　得寂心澹泊。
覺了諸所行，　尊為無等匹，
開道顯示我，　無量不思議。
善遵行布施，　奉戒億姟劫，
所行無等倫，　三界無所著。
忍力勢無極，　其力凡有十，
難逮樂功勳，　為我斷疑網。
見眾生患難，　故行苦于劫，
所行不厭倦，　精進益無量。
廣施無所愛，　男女及妻妾，
國土之所有，　樂施皆能惠。
已斷我狐疑，　本施象馬乘，
頭目不逆人，　衣服億載數。
諸所當光飾，　能仁授飲食，
常樂於布施，　故欲問安住。
截身令段段，　離垢不懷恚，
忍力捨諸慢，　願說此意趣。
修習於空行，　意常善思惟，
施安樂功勳，　故問滅塵勞。
已斷貪欲怒，　眾生邪見惱，
盡愚癡瞑冥，　不樂吾我想。
棄捐諸有處，　修行百千劫，
顯道之原際，　令我得自歸。
慧神度彼岸，　善行所當修，
曉了吾我想，　好樂習空法，
處人無所著，　心善無所猗，
禪定無思議，　決疑捨塵垢。
往昔修習行，　施戒忍精進，
已入禪智慧，　行慈無雙比。
奉德無能計，　猶如江海水，
顏色殊妙好，　願為我救護。
其歸命世尊，　離垢不棄捐，

若節節解身，　等觀體無色。
尊志思道術，　悅眾決疑網，
如山不可動，　安住無戀慕。
若在天行定，　不著眾玉女，
在在所遊居，　未曾見陰蓋。
勝性無變異，　口所宣亦然，
德普如虛空，　稽首無上尊。」

於是耆年大迦葉，以此偈讚佛已：「唯然，世尊！於今何緣有此大光明靡不遍，加復現斯殊妙難及未曾有法？」
佛告迦葉：「用為專心而問此誼？非彼聲聞、諸緣覺乘之所能及，諸天世人在中迷荒將無惑亂？假使如來答此所問，一切罔然不知所趣。」
迦葉又問：「願佛說之，多所愍傷，多所安隱、救濟諸天及十方人。」
佛告迦葉：「諦聽！善思！當為汝說。」
迦葉白佛：「唯諾，世尊！願樂欲聞。」
佛告迦葉：「文殊師利有三昧，名普光離垢嚴淨，以此定意而為正受。由是之故，演其光明，照於十方億江沙等諸佛國土靡不蒙曜。十方一一諸佛國土無數無量不可思議億百千姟諸菩薩眾，為此光明所見請召，悉來集會於斯忍界，故來親近。詣吾目下，繞佛三匝去地七尋，於虛空中化作若干眾妙蓮華，身處其上。」
迦葉白佛：「因是聖旨雨斯眾華，百千妓樂不鼓自鳴，一切眾會現金色乎？」
佛言：「如是，迦葉！是菩薩威神之所感動。」
迦葉又白：「唯然，大聖！我永不見諸菩薩眾之所在也。」
佛告迦葉：「一切聲聞、緣覺之乘不堪任見。所以者何？其聲聞眾及緣覺乘，未曾在彼修如是像無極大哀大慈之行，現無際誼，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進、一心、智慧亦復如是，遵修志性無及菩薩。此諸菩薩已遍入諸三昧正受，各現諸身，是身像貌，聲聞、緣覺所不能覩，唯有如來乃見之耳，得是定者亦能見矣！若有菩薩習此道地存在大乘，此族姓子尚不能見，況聲聞、緣覺豈能覩乎？未有此誼。」
迦葉白佛：「菩薩有幾事究暢斯行？用何德本逮得遍入諸身三昧？」
佛告迦葉：「菩薩有十法，而得遍入諸身三昧。何等為十？一、志性清和，所建通達，不捨一切眾生之類。二、而不違遠無極大哀。三、常悉曉了眾想之著，宣諸佛法性不卒暴。四、若有所講，不念

輕慢，不演聲聞、緣覺地缺，不慕彼學，志於大乘。五、一切所有施而不恪，放捨所愛貪身壽命，何況餘事無益己者。六、將護無量生死之難，心不懷念汲汲懈倦。七、所修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進、一心、智慧無限，欲具足此諸度無極。八、於度無極亦無妄想。九、我當勸立一切眾生令存佛法，然後乃詣坐佛樹下。十、又計佛道無有眾生。是為十法，菩薩所行逮得遍入諸身三昧。」

迦葉白佛：「至未曾有，一切聲聞諸緣覺乘，所未能發一心行也！假使眾生一切皆住阿羅漢地，尚不能及，況當逮知諸佛法，名此三昧乎？安能正受，未之有也？」

迦葉復白：「願樂欲見此諸菩薩。所以者何？若得親覩如此像類諸正士等，為大欣慶。」

佛告迦葉：「且默，須待！文殊今來當從三昧起諸菩薩等，然後汝身乃得見之。於今，迦葉！假使興設百千方便三昧思求此諸菩薩，不能知處所可遊居威儀禮節也。」

於時迦葉，聞說此誼，尋承佛威神，因已神足專惟定力，入二萬定而為正受，復更興志，欲得見此諸菩薩所行禮儀，為何等類，永不能見所可遊居，不知進退往來周旋住立經行，何所講說、何所開化度眾生耶！冥然不覩。從三昧起，復前白佛：「難及世尊！甚可驚怪。吾時向者入二萬定而為正受，求諸菩薩，不知所存。未成普智諸通之慧，何能逮得如斯寂然三昧定意，甫當獲致無上正真最正覺乎？若族姓子、族姓女，誰見此變不發無上正真道心？唯，天中天！若有菩薩求此通入諸身三昧，被戒德鎧以誓自誓，心不當遠斯三昧定。」

佛告迦葉：「如是，如是！如汝所云。此三昧者，非諸聲聞、緣覺乘地所能及者，況餘凡夫眾生類耶？」

於是賢者舍利弗心自念言：「如來所歎，於眾智中稱吾為最尊，我寧可求此諸菩薩所遊居處為何如乎？」

時舍利弗入三萬三昧而為正受，察諸菩薩為何所在，都不能見亦不能知影響形像，其所瑞應為何等貌。

尊者須菩提心自念言：「我寧可復求諸菩薩住在何所？」以三昧力承佛聖旨，入四萬定奉修正受，欲得見之而不能覩，不知進退往來經行坐立所在。

時須菩提從三昧起，前到佛所，投身足下而自白言：「如來歎我行空第一，尚不能逮斯三昧定，政使三千世界成為大鼓，有丈夫來，力勢甚大，取須彌山；我三昧定而住其前，舉須彌山以撾大鼓，一劫不休，不能亂之令心微動。我神通行空，巍巍若茲。鼓聲極高，徹聞十方，一劫不懈，尚無所動，聲不向耳，豈當令吾從三昧起，未有此義。所行空事，殊絕乃爾。而反向者，四萬三昧周遍定意，

心中欲察諸菩薩眾永不能覩。唯願，世尊！本假使知諸菩薩慧，道德超絕，光光若此，一一人故江河沙劫，在大地獄而見燒者，忍此苦患求菩薩道，不捨違遠，巍巍如是無思議慧，身設不逮漏盡意解者，於無數劫能忍處在生死勞苦，終不遠離如是比像無極大慧。」
於時佛讚須菩提曰：「善哉，善哉！誠如卿言，志性溫仁，諮嗟此辭。假使汝今不以此身取滅度者，因斯德本，恒邊沙等為轉輪王，治以正法，當成無上正真之道，為最正覺。又，須菩提！三千大千世界眾生之類寧多不乎？」
須菩提言：「甚多，甚多！天中天！」
佛言：「皆使眾生智慧備足如舍利弗，行空第一如須菩提，如是等類諸大聲聞，億百千數不可稱載，若欲得見此諸菩薩亦不能覩。所以者何？聲聞、緣覺不能修行如此法教。如諸菩薩大士之等，舉動進止，非是小節劣乘所逮。」
說是法時，八萬四千諸天、世人，皆發無上正真道意，三千大千世界皆大震動。
文殊師利自在其室，心興念言：「今諸菩薩皆來大會，其限無數億百千姟。吾當復令諸天之眾悉來雲集。」
於是文殊即如其像，三昧正受而顯神足。尋如所念，應時化成八萬四千億百千數寶紅蓮華，大如車蓋，紫金為葉，白銀為莖，首藏琉璃及馬瑙寶而以雜廁，瑰琦諸珍車璩為子，化諸菩薩皆坐其上，體紫金色、三十二相，姿豔端正，威神暉赫。又蓮華光諸化菩薩，照四王天、忉利天、鹽天、兜術天、無憍樂天、化自在天、梵天、大梵天、梵迦夷天、梵滿天至一善天，普及三千大千世界欲行天、色行天所有宮殿。諸菩薩等坐眾蓮華上，靡不周流十方，悉暢法音多所開化。此諸菩薩皆遊告此三千大千世界，而歎頌曰：

「諸佛超日月，　久遠乃現世，
猶如靈瑞花，　難值復過是。
釋師子人尊，　今顯出於世，
以時講經典，　盡滅一切苦。
天上之快樂，　安能得久如，
復還墮地獄，　因更無量惱。
若習於貪欲，　恩愛轉熾盛，
三界無安樂，　勿志生死淵。
智者得開眼，　佛世難可遇，
放逸不覺了，　不能滅眾患。
當往見正覺，　聽受無上法，
人尊滅度已，　將無懷憂慼。

馳騁自恣者，　有魔網之難，
安能得解脫，　迷惑失正路。
若人宿有福，　可為說此義，
佛觀其原際，　妙相三十二。
餘人不堪任，　亦無能將護，
唯有佛世雄，　其慈無思議。
百千劫造行，　無量不可議，
積累尊聖慧，　釋師子巍巍。
今講最尊法，　其義深難逮，
眾生不可得，　無壽亦無人。
當棄於計常，　斷滅亦如之，
捨一切諸想，　為眾頒宣法。
演示真本際，　於世無所著，
斯空無有想，　不興造諸願。
無形無所猗，　不起無所滅，
所來無從來，　明眼說法然。
無相無所生，　本淨無形貌，
無見無瑞應，　不念有所說。
計眾生不生，　亦無有死者，
人本無所起，　亦無有滅度。
以音說經法，　法無積聚處，
因文字號法，　導師之所說。
其不著風者，　亦不依水火，
不想念於地，　明眼之所歎。
色痛痒思想，　生死行亦然，
說識亦復空，　五陰無處所。
其眼耳鼻者，　若口并身意，
分別本淨空，　其空不可得。
色聲味眾香，　細滑意所樂，
從想念而生，　想亦空自然。
欲界及色界，　無色亦如是，
分別猶如幻，　無實亦無形。
正覺為若茲，　為人講說法，
滅除眾苦患，　當速詣導師。」

諸化菩薩於三千大千世界宣此頌已，悉得聞之，有九十六億欲行天人、色行天人，遠塵離垢，諸法法眼淨，二萬人皆得離欲，三十三天子宿殖德本，逮得無所從生法忍。

當爾之時，諸化菩薩所可勸發，無央數億百千那術諸天子等，尋往詣佛，稽首足下，繞佛三匝却住一面，以天青蓮紅黃白華、諸天意華，散如來上，燒眾名香，在於虛空鼓天妓樂。時諸天子，集會甚多不可稱計，周遍圓滿此四方域——東弗于逮、南閻浮提、西拘耶尼、北欝單曰，中不容間，若上投杖而不墮地——此諸天人威神尊重，志在高節，於四方界積眾華香高至于膝。時善住意天子名離垢天、懷恥天、此等三天，與九十六億諸天眷屬，皆志大乘，詣文殊師利，住於室外。文殊師利自在其室，悉取諸華供養如來，令大千國虛空之中成華交露，此眾華光皆照佛國，靡不周至。
文殊師利志安和雅，從三昧興，即出其室退住一面，因復彈指——此彈指聲，六反震動三千大千世界——即時其地出大高座，無央數寶而雜挍成，不可計衣而布其上。又斯高座光威巍巍，照於荒域百千由旬，蔽諸天子令明暗冥。文殊師利便處其坐。
時善住意天子見文殊坐，稽首足下，退住一面；一切諸天亦復如之。文殊師利心自念言：「吾當與誰於世尊前難問講議？當令通暢不可思議章句：應器難解之迹、無所有迹、無所著迹、無所棄迹、不可得迹、無所說迹、深妙之迹、真諦之迹、誠信之迹、無罣礙迹、無所壞迹、空無之迹、無想之迹、無所願迹、本無之迹、於一切法無所住迹、頒宣道教無極之迹、本際之迹、尊上之迹、無所入迹、法界之迹、無形像迹、無比類迹、證虛空迹、無所舉迹、無所下迹、佛法教迹、逮聖眾迹、慧具足迹、在於三界無儔匹迹、遊一切法講無起迹、於諸道法無所致迹、諸釋梵迹、修勇猛迹、於一切法無陰蓋迹、句無句迹、度諸句迹、越聲聞器。」
文殊師利復更興念：「善住意天子，於過去佛已造立行殖眾德本，入深法忍，辯才無礙，今當與此在世尊前難問講談。」於時文殊謂善住意天子曰：「於今仁者入深法忍，欲與仁俱談言說事。」
善住意天子白文殊師利：「我與仁者共談耳！設無有言，不演談語，不懷報應，若不諮問佛法聖眾，不聲聞，不緣覺，不佛道，不終始，不生死，不泥洹，不善，非不善，無罪，無不罪，無漏，無不漏，無現世，無度世，不合，不散，不啟，不發，不演文字，不可暢意聲。」
文殊師利謂善住意天子：「吾所講說，當如斯耳！若使仁者都不以聞，亦不好樂，不受，不誦，不念，不知，亦不分別，不取，不捨，亦無所聽，不為他宣，不講說法，不令眾生處於生死，若至滅度。所以者何？諸佛世尊以無文字，逮成無上正真之道，為最正覺。雖曰有心，則無有心，不顯吾我，其名無處。」
天子又問文殊師利：「仁者講說，當聽受之。唯，文殊師利！以時頒宣，令心歡悅。諸天子欲聞尊者演法宣于本際。」

文殊師利復謂善住意：「吾所宣法，不令諦聽，不令啟受。所以者何？其欲聽法，則受吾我、著人壽命，故欲聞法。假使天子從顛倒念，受於虛偽，計吾有我，貪身計有，便有此念。彼說我聽，因此猗故，有三著礙。何謂為三？一、懷顛倒著於吾我。二、不順教計有他人。三、念受法欲有所得。是為三礙。假使天子不計吾我，淨於三場，乃謂聽法，不想報，不思念，不思察。何謂三場？一、不得人，亦不想報。二、不有法，無所悕望。三、無吾我，無所思慕。若使天子聽法如此，是為等聽，不為邪聞。」

善住意天子讚文殊曰：「善哉，善哉！快說斯言，所住說者而不退轉。」

文殊答曰：「且止，天子！勿得想念菩薩退轉。所以者何？若有菩薩成最正覺時，亦不得道。」

天子又問：「心不堅者，何所退轉？」

文殊答曰：「婬怒癡轉，故曰為轉。為報應轉、六十二疑邪見所轉、無明所轉、欲界色界無色界所轉、聲聞緣覺土地所轉、應與不應眾想所轉、為諸受取妄想見轉、諸處進退妄見所轉、為諸計常斷滅見轉、為進不進合散所轉、我人壽命之所見轉、可意悅樂求慕見轉、有常清淨安隱我身顛倒見轉、為是諸念罣礙所轉、貪身眾習眾觀所轉、六十二見諸蓋迷冥貪欲瞋恚睡寤調戲狐疑所轉、陰種諸入四大所轉、想轉。想『佛法眾、我當成佛』，故曰退轉。『吾當說法度脫眾生逮得聖慧』，由是想轉。假使奉修，而想十力十八不共諸佛之法，亦想根力及七覺意，亦著相好，亦復妄想嚴淨佛土成聲聞眾，是為退轉。一切諸應與不應，想與不想，設使，天子！其行菩薩於此諸退而不退轉。」

問曰：「何所不轉？」

答曰：「通達佛慧則不退轉，空無想願則不退轉，於本無行則不退轉，亦於法界了其本際則不退轉。所以者何？用平等行，故不退轉。」

善住意天子復問：「文殊師利！如仁所說，設於諸法應與不應，想及無想，著於佛道，與魔俱同。所以者何？」

「計有法故。」

又問：「菩薩為有退轉、為無退乎？」

文殊答曰：「不以有轉，不為無轉。」

又問：「何所退轉？」

答曰：「皆由一切受虛偽故，其受虛偽，因是故受；若於諸受不受、不捨、不以患厭，則能退信一切諸法。頒宣經道不有、不無，說亦不住。所以者何？假使退念此有、此無則墮缺漏。若言有者，

則為計常，若言無者，則墮斷滅。如來、至真、等正覺若說經法，不宣斷滅，不演有常，不想諸法。」
說是法時，一萬天子逮得無所從生法忍。◎
◎時善住意天子白文殊曰：「當共俱往詣如來所，奉見稽首，諮受所問。所以者何？如來至真，斷諸疑結。」
文殊師利答天子曰：「且待須臾，勿有妄想，於今如是，當見如來。」
又問：「當於何待？」
答曰：「今住在前。」
又問：「何所住前？」
答曰：「虛空也。」
善住意問文殊：「如來所在？」
答曰：「今故在前。」
又問文殊：「吾今不見於如來也。」
文殊答曰：「見諸如來，當作此觀。若有問者：『誰在前立？』則當報答虛空界也。立在前耳，察於如來如虛空界。所以者何？一切諸法等如虛空，如來曉了此諸正慧，故為人說。如來如虛空，虛空、如來則無二矣。是故天子欲見如來，當了本際，莫懷妄想。」
善住意天子復謂文殊：「吾續欲往詣如來所。」
答曰：「天子！往續在此住，勿得進發。」
善住意天子于時則與無數諸天往到佛所。
文殊師利尋時化作三十二部交絡重閣——方圓自副，四角有柱，姝好殊特，軒窓備悉，威神巍巍，嵩高顯遠，覩莫不歡——閣交絡中，化作眾寶諸床榻具，布以天衣，一一床上，化菩薩坐，三十二相莊嚴其身。於時文殊則如其像建立神曜，妙色蓮華上諸坐菩薩，及三千大千世界可遊行者，并諸棚閣，交絡床坐，普詣佛所繞佛七匝，及諸聖眾踊住空中，其光照曜眾會場地却住四方。
文殊師利忽然速疾，已至佛所，善住意天子反從後至。時善住意至彼見之，即問之曰：「仁從何路前至於斯？我發在前，反從後至？」
文殊答曰：「假使供養江河沙等如來至真稽首為禮，不能見吾去來進退。」
文殊師利現未曾現，諸來會者還自詣室。時蓮華上諸坐菩薩，并交絡中，皆一音聲，同時發音，住於佛前，則以此偈，讚世尊曰：

「為已曾供養，　無央數億佛，
猶如江河沙，　無能計誼者。
以用志佛道，　殊特尊上慧，

人尊無所著，　勝是故巍巍。
顏容尊難及，　聖威照三世，
能仁眾相好，　若干種變異。
若頒宣經道，　導師從其願，
其所分別者，　永無人壽命。
律開導眾人，　布施行禁戒，
忍辱習精進，　禪定之智慧，
三處無所著，　以慧度彼岸，
歸命禮最勝，　奉敬諸正覺。
隨一切諸佛，　奉敬三界將，
為諸法之王，　天人所供養。
篤信於空無，　堅固難可及，
因此得逮成，　世間人中聖。
其有本往古，　過去諸如來，
有今現在者，　人中之尊上。
斯等悉奉行，　常解空淨慧，
亦無有想願，　察之不有相。
究竟推極之，　本淨無眾生，
又無有生者，　亦無有死者。
復無有來者，　亦無往生者，
一切諸法事，　譬若如虛空。
如我本所現，　正士之所為，
察於三事身，　悉為無所有。
安住所說法，　其義為若茲，
覩之如幻化，　亦如夢所見。
諸佛之世界，　過如江沙等，
若人滿中物，　以用布施者，
假使有行忍，　是法亦復空，
此所興布施，　殊特為第一。
猶如江河沙，　劫限有若干，
供養諸斯等，　人中最尊上。
眾華及名香，　飲食為若斯，
若有菩薩學，　志求佛道義，
若聞此經典，　如是諸訓教，
若曉了無人，　壽命含血類。
速逮得法忍，　清淨成顯曜，
此人則供養，　人中無上尊。
於無數億劫，　常行布施事，

飲食諸供養，　車馬眾居業。
亦不用此行，　疾成於佛道，
反懷眾妄想，　而計有人故。
其有人中上，　已歸滅度者，
曾度於眾生，　所濟無央數。
其法本清淨，　察之無所有，
解脫明慧等，　所學為若茲。
值遇佛興世，　久久時可得，
若說經典時，　信尊亦復然。
得來成人身，　亦復甚難矣，
善哉修精進，　順從最勝教。
常當蠲除去，　八懅無閑難，
應時不再遇，　閑暇時希有。
當興行篤信，　諮啟佛教誨，
當慇懃力務，　勇猛常奉行。
若得逮聞法，　速疾修謹勅，
大音無極聲，　已度于彼岸。
常當自將養，　精習於閑居，
從人中之上，　稽顙不違命。
從就善知識，　通達法器者，
心常棄於非，　偽行惡知識。
一切修平順，　等心方便隨，
雖在於眾生，　慎莫懷妄想。
奉承禁戒者，　博聞之徒類，
等察於他人，　常行而乞食。
數數當調習，　親近坐樹下，
穢藥以療身，　第一無懷疑。
一切諸有為，　計是亦無為，
悉亦同等相，　譬之若野馬。
若能曉了者，　是第一本際，
則疾成佛道，　為逮無等倫。
佛解了五陰，　猶如幻師化，
自察其內已，　又觀外所有。
安住所分別，　是則為空聚，
慎莫懷戀恨，　於彼依猗之。
其婬怒癡者，　本淨如虛空，
駭冥瞋恚事，　悉亦從想生。
又計其想念，　亦不得所在，

諸導師之眾，　所曉了若此。
是故有智者，　人中為明目，
假使欲究盡，　諸佛之道慧。
棄捐諸罣礙，　有為之迷惑，
此等勇猛士，　必成尊佛道。」

爾時諸化菩薩說是偈已，彼眾會中諸來聽者二萬二千人，皆發無上正真道意；五百比丘得無起餘漏盡意解；三百比丘尼得法眼淨；七千優婆塞、七千優婆夷、二萬五千諸天子遠塵離垢、諸法法眼淨，三百菩薩逮無所從生法忍；此三千大千世界六反震動，其大光明普照十方。
耆年舍利弗前白佛言：「唯願，大聖！此誰威德？使此三千大千世界六反震動，諸化菩薩在交絡閣蓮華上坐，演深妙法，其義殊特，斯光普照諸來會者。無央數億眾菩薩集，諸天子等不可稱載。」
佛告舍利弗：「文殊師利威神所感，悉令集會。所以者何？是故文殊啟問如來毀伏魔場三昧之要，具足成就不可思議諸佛之法，名寂然空行，與善住意天子俱。」
舍利弗白佛言：「文殊師利不來會乎？何故不現？」
佛告舍利弗：「文殊師利降毀諸魔三昧正受，蔽魔宮殿，興大威變，詣如來所。」
於是文殊降毀魔場三昧正受，應時三千大千世界百億魔宮一時皆蔽，不樂其處，各各懷懅。時魔波旬自見老耄羸頓，少氣拄杖而行，所有宮人婇女之等，亦復羸老。又見宮殿而復崩壞，暗暗冥冥不知東西。
時魔波旬即懷恐懼，衣毛為豎，心自念言：「此何變怪，令吾宮殿委頓乃爾？將死罪至，歸命壽終，天地遇災，劫被燒耶？」
時魔波旬棄除貢高，捨惡思想。
時文殊師利所化百億天子在交絡者，住諸魔前，謂魔波旬：「莫懷恐懼，汝等之身終無患難，有不退轉菩薩大士名文殊師利，威德殊絕，總攝十方，德過須彌，智超江海，慧越虛空。於今以是降毀魔場三昧正受，是其威神。」
諸天子等適宣此言，諸魔聞之，益懷恐懼，畏於文殊。諸魔宮殿尋時震動，諸魔波旬報化菩薩：「願見救濟。」
答曰：「且安！勿懷恐懼。仁等當往至釋迦文佛所，如來至真，有無盡哀暢無極慈。假使眾生有大恐懼，慰沃仁慈，令無所畏。」
諸化菩薩適說此言，忽沒不現。
眾魔忻然，與諸交絡化座菩薩，僉共同心，往詣佛所，羸老拄杖，一時發音，前白佛言：「唯願，大聖！救護我等，令得濟脫如此大

患。寧得值遇百千億佛功德名稱，不為獨一文殊師利所見逼迫。所以者何？我等屬者，聞文殊名，尋即恐懼，不能自安，畏亡身命。」
佛告諸魔：「如仁所言，億百千佛所益眾生，不及文殊之所開化，各各勸導無央數眾令得解脫。所以者何？汝等未聞億百千佛功德名號，雖遭惱患，心懷恐懼。因一文殊之所興變，所難益甚。」
諸魔白佛：「我等羞慚此羸老身，今從世尊自歸加哀，願復本形，挍飾天服。」
佛告諸魔：「且待須臾！文殊師利如是來至，當脫斯等如此眾難。」
於是文殊安隱庠序，與無央數諸天子等，百千那術眷屬圍繞，不可稱計天龍鬼神、阿須倫、迦留羅、真陀羅、摩睺勒，億百兆載無量菩薩，其數無限，前後導從，鼓百千樂，雨眾名香，青蓮紅黃白華，清淨莊嚴，無極威變，見莫不歡，俱往詣佛，稽首足下，繞佛三匝，退坐一面。
於時世尊告文殊曰：「仁且正受，以降毀魔，而三昧矣！」
文殊白佛：「唯當從教。」
世尊又問：「以何方宜，而從如來聽受此定？又何久如成此三昧？」
文殊白曰：「唯然，大聖！我未發無上正真道意時，聞此定名，尋時則成是三昧矣！」
又問文殊：「所從聞是三昧定者，其號何等如來？」
文殊白佛：「乃往過去久遠世時，越過江河沙不可計會阿僧祇劫，爾時有佛，號意華香如來、至真、等正覺、明行成為、善逝、世間解、無上士、道法御、天人師，號佛、世尊，彼時演斯三昧行品。我身爾時從得聞是降毀魔場三昧慧音。」
佛問文殊：「何謂三昧慧音？其意華香如來所宣。」
文殊白佛：「菩薩有二十事，而用逮得降毀魔場三昧定意。」
「何謂二十？」
文殊白佛：「於是菩薩：一、毀貪婬，滅其欲心。二、毀瞋恚，除瑕穢心。三、毀愚癡，去暗冥心。四、毀憍慢，而捨懷恨。五、毀瞋怒，不懷惱熱。六、捨眾想及諸邪見。七、棄多念所生受事及與放捨。八、離所有及無所有。九、越斷滅計常。十、毀陰種諸入四大。十一、其心不著三界。十二、遠聲聞心。十三、釋緣覺意。十四、刈嫉妬貪餘。十五、遠毀戒、違禁之難。十六、斷鬪諍不可之事。十七、翦懈怠、猶豫。十八、拔諸放逸憒亂之意。十九、勗勉邪智不正之事。二十、降伏塵勞愛欲結網。是二十事菩薩所行逮是三昧。」

文殊白佛：「菩薩復有四事，逮是三昧。何謂四？一、所行立心，清淨調和。二、志性柔軟而無諂飾。三、入深法忍，心不起滅。四、所有施未曾愛恪。是為四。
「復有四法，逮是三昧。何謂四？一、行至誠，不懷欺詐。二、習閑居寂寞之行。三、啟受經典，諷誦諸法。四、究竟諸行，棄捐非義。是為四。
「菩薩復有四事，何謂四？一、親近善友。二、限知止足。三、精思獨處。四、不在憒鬧。是為四。
「菩薩復有四事逮是三昧。何謂為四？一、心不樂聲聞。二、捨緣覺意。三、志菩薩道。四、逮得法忍。是為四。
「復有四法逮是三昧，何謂為四？一、修空法，不計有人。二、尊無想，捨眾悕望。三、無放逸，除諸所願。四、知足悅，棄一切有。是為四。
「復有四法，逮是三昧。何謂為四？一、周旋無量生死之難。二、等療一切眾生之類。三、常一心唯念應時。四、無馳騁度于彼岸。
「唯願，世尊！意華香如來、至真、等正覺，說是三昧行音。爾時從彼聞是三昧。其佛去後，次復有佛，號明珠日月光曜，因其如來成是三昧。」
說是毀伏魔場三昧時，彼眾會中一萬菩薩，如是色像感動變化，悉得無所從生法忍。
「於舍利弗，所志云何？於是三千大千世界獨有是變，降諸魔乎？勿作斯觀。所以者何？十方一切江河沙等諸佛剎土，諸魔波旬求人便者，皆遇此難不得自在，悉文殊師利之所建立。」
爾時世尊告文殊曰：「仁當捨置所建威神，當使諸魔還復本形、天上服飾。」
爾時文殊告諸魔曰：「諸賢者等，實為惡穢此身服乎？」
報曰：「實爾。」
文殊答曰：「汝等宜當厭貪欲事，不住三界。」
諸魔報曰：「唯當從命。善哉，文殊！願加威神，令我等脫如是形類威儀服飾。」
文殊師利尋捨威變，療諸天人及諸玉女，使其形體平復如故，衣被光澤，威神巍巍。文殊師利告於諸魔：「諸仁欲知其眼受而懷思想，眼有所著則為眼根，因思想眼，言是我所。依猗於眼，因生於眼，眼之所趣，目為心候，還護其眼，舉眼下眼，則是汝等之境界也，為造魔業。耳、鼻、口、身、意亦復如是。假使有眼而無所著，耳無所聽，鼻香口味，身更心法，悉無所著，非汝部界，不同勞侶，無力不樂，則無魔業亦無影響。又復卿等，自計吾我，隨念有身，緣趣此患。卿等何因，處於眾會？欲得寂然，未之有也。」

文殊師利應時於彼，為魔眷屬解說經典，使一萬魔，皆發無上正真道意，八萬四千魔遠塵離垢，諸女得法眼淨。其餘眾魔各歸宮殿，皆共舉聲，悉稱：「萬歲！吾等已脫於大恐懼！」◎
◎於是文殊師利告逮法忍諸魔眷屬：「卿等何故不各歸宮？」
諸魔報曰：「吾等於今，忽然不復見己身宅，何況當復見魔宮殿自然常住？」
又問：「汝等宮殿為在何所？」
諸魔報曰：「一切諸法無主、無念，是為諸法之宮殿，空無想願，諸法恍惚乃為宮殿，於彼無往亦無來者。」
耆年迦葉前白佛言：「文殊師利！彼殿來乎？我等欲見所從菩薩。所以者何？此正士等難可值遇。」
佛告文殊：「汝當現此十方世界諸來菩薩會忍土者，今諸眾會皆共渴仰，欲得見之。」
文殊師利應時告諸法倫菩薩、法住菩薩、若干辯菩薩、得大勢菩薩、柔軟音菩薩、滅眾惡菩薩、寂然菩薩、選擇菩薩、法王菩薩、懷音菩薩，悉告此等諸菩薩眾：「汝族姓子一切菩薩，各當自現其身宮殿，各自顯示所處佛土本之形體。」
文殊師利適發此言，諸菩薩眾尋時奉命，從三昧起各現本體：或有菩薩其身高大如須彌山，或有菩薩其身高長三百二十萬里，或二百八十萬里，或二百四十萬里，或二百萬里，或百六十萬里，或百二十萬里，或八十萬里，或四十萬里，或三十六萬里，或三十二萬里，或二十八萬里，或二十四萬里，或二十萬里，或十六萬里，或十二萬里，或八萬里，或四萬里，或三萬六千里，或三萬二千里，或二萬八千里，或二萬四千里，或二萬里，或萬六千里，或萬二千里，或八千里，或四千里，或三千六百里，或三千二百里，或二千八百里，或二千四百里，或二千里，或千六百里，或千二百里，或八百里，或七百六十里，或七百二十里，或六百八十里，或六百四十里，或六百里，或三百六十里，或三百二十里，或二百八十里，或二百四十里，或二百里，或百六十里，或百二十里，或八十里，或四十里，或三十六里，或三十二里，或二十八里，或二十四里，或二十里，或十六里，或十二里，或八里，或四里，或有身長短如此，忍界人身無異。諸菩薩等其身如是，高廣長短，各各別異。爾時於此三千大千世界，諸會充滿無如毛釐空缺之處，諸尊神妙，高節慧明，菩薩大士卓然有異，功德巍巍，無以為喻。
其諸菩薩身所演光，徹照十方不可計數百千佛土。爾時世尊以佛莊嚴三昧正受，適興此定。尋時忍界自然變現不可稱數若干華蓋，以其無限百千妓樂各唱其音，挍飾幢幡繒綵無量莊嚴佛土，靡不煌煌如日如月。諸菩薩眾從紫金剎來至此者，覩是佛剎如黃金色；其從

白銀佛剎來者，悉現銀色；其從水精佛剎來者，見此佛土悉水精色；其從琉璃佛剎來者，覩此忍界悉琉璃色；其從車璩佛剎來者，見此忍土悉車璩色；其從馬瑙佛剎來者，見是佛土悉馬瑙色；其從名香佛剎來者，見是佛土悉香合成；其從好華佛剎來者，但見諸華；從寶剎來者，但見眾寶，或從七寶，或從六寶，或從五寶，或從四寶，或從三寶，或從二寶世界來者，詣此忍土，見此佛土長廣短狹眾寶琦異，強劣好醜如本佛土。時諸菩薩，各自憶念住本佛土，是等一切見釋迦文如來至真形像被服，各如本土諸佛像貌，威儀禮節教授法則飲食，等無差特。

彼一菩薩不見他菩薩土地莊嚴，但覩本剎，舉聲稱曰：「此土紫金。」二菩薩曰：「此土白銀。」各各所遊清淨之行，各自驚喜，怪未曾有。磬揚大音，而嗟歎之：「諸佛世界難及難及，而不可逮，德遍十方永不可逮。」

文殊師利應時告曰：「諸族姓子！此事無奇。所以者何？一切諸佛皆為一佛，一切諸剎皆為一剎，一切眾生悉為一神，一切諸法悉為一法，是一定故，故名曰一，亦非定一，亦非若干。」文殊師利舉其要義，不以多言，即從座起，偏出右肩，右膝著地，叉手白佛：「願欲所問，若見聽者，乃敢自陳。」

佛言：「恣所欲問，如來當決，所懷疑結，令心歡然。」

文殊則問：「何謂菩薩義所歸乎？」

佛告文殊：「曉了諸法，靡不通暢，故曰菩薩。」

又問：「何謂菩薩曉了諸法？」

佛言：「菩薩曉了眼、耳、鼻、口、身、心無有弊礙。何謂曉了六情事者？曉了於眼，則本淨空，耳、鼻、口、身、意亦復如是，悉空本淨，不自想念我曉了之；色、聲、香、味、細滑之法，悉空本淨，不想曉了。又，文殊師利！若有菩薩了五盛陰。何謂曉了？了空、無想、無願，離欲恍惚，寂無所有，歸於澹泊，悉無所生，無來無往，猶如野馬、幻化、水月、芭蕉、夢中所見，不得久存，而無堅固，虛無無處。若能曉了如斯義者，是謂菩薩。又，文殊師利！解婬怒癡、五陰、六衰因想而生，其貪欲者悉從想生，其想亦空，虛無無形，無有言辭，亦無教化，其婬怒癡於無本法，無能染污，不迷不惑。」

佛言：「文殊師利！菩薩曉了眾生之行，此人多欲，斯人多瞋，此人多癡。其多欲者，恩愛隆崇，猶如五穀、草木茂盛，種類布散，不適一處。其多瞋者，怒恨熾盛，如野火燃燒炙草木、城郭屋宅，靡不被害。其癡多者，暗暗冥冥如無日明，若其屋中覆蓋在甕，迷惑窮極不識東西。菩薩大士曉了本行，從其心意聰明暗塞，原際所趣諸根優劣，而為說法，各令入律而度脫之。」

佛語文殊師利：「菩薩曉了一切眾生。云何曉了一切眾生？皆假號耳。若真諦觀，其假號者亦無處所，其眾生者悉一神耳，計於眾生，無有眾生，曉了斯義無想著者，是謂菩薩。於是覺了寤諸不覺，解度彼岸，是謂菩薩。諸不達者悉令通暢，故曰菩薩。當所觀者，悉見本末起滅因緣，根原所趣靡不周備，前知無窮却了無極，故曰菩薩。因其假號，隨方俗言而有此名，於此眾事而無所著，故曰菩薩。」

時佛歎頌曰：

「曉了其眼耳，　是空為自然，
達者無想念，　乃謂為菩薩。
曉了鼻口者，　本淨無形像，
智者不妄想，　乃謂為菩薩。
智者曉了身，　其意如虛空，
能分別本淨，　菩薩為聰明。
色聲及香味，　細滑可意物，
若能了如幻，　一切分別空，
亦不求妄想，　乃曰為菩薩。
若曉了色空，　痛痒亦如是，
生死之所識，　一切猶若幻，
心不懷妄想，　乃謂為菩薩。
五陰若如夢，　一相無有相，
明者不妄想，　乃謂為菩薩。
不生無所起，　無言則無為，
假名託於號，　其名無形類。
曉了貪瞋恚，　分別諸想念，
其想無真諦，　究竟無處所。
想愚不亦真，　因作多思念，
緣諸邪見起，　正直無所見。
常懷貪欲怒，　諸法悉平等，
彼無染無穢，　法亦無惑妄。
識別如是念，　菩薩無貪欲，
寂除一切法，　乃謂為菩薩。
曉了諸三界，　是空無真實，
於彼無度者，　乃謂為菩薩。
欲界無成就，　因顛倒而興，
是色無有無，　此亦比虛偽。
眾生所作行，　慧者悉曉知，

貪婬行瞋恚，　同歸於愚癡。
一切假名人，　人亦不可得，
明者成就此，　不妄想眾生。
一切是諸法，　能知為顛倒，
若識知反覆，　斯亦無有想。
方便隨諸法，　不著一切礙，
若逮無所著，　乃曰為解脫。
能施其身肉，　不習諸所猗，
覺了如審諦，　乃謂為菩薩。
禁戒常清淨，　亦不想自大，
佛戒隨順義，　無起無所有。
我本所修業，　身口及意念，
是謂為禁戒，　彼無由居處。
普慈愍眾生，　亦不得眾生，
知之為恍惚，　因假而有號。
其所行精進，　滅一切諸苦，
察了三界空，　能成最上道。
超殊修禪思，　亦復無所著，
無住無所得，　智者了如是。
智慧刀割截，　塵勞諸惡見，
覩見諸法界，　不斷無所壞。
如覺了諸法，　應時化群黎，
菩薩曉如是，　乃謂為菩薩。」

於是文殊師利復白佛言：「唯然，大聖！所可言謂初發意者，何謂初發為菩薩意也？」
佛語文殊：「假使菩薩普念三界是初發意，所發心者平等如地，其菩薩者無所起發，亦不想念淨與不淨，其所知者無卒無暴，堅住不動，無在不在，安無能搖，忍於苦樂，越世八法，無所破壞，悉無所為，所可發心，適發意已，皆得啟受一切功勳，亦不自念我有名德，是謂初發成菩薩意。」
文殊師利前白佛言：「如我聽省大聖說義，其有菩薩發婬怒癡，乃初發意。」
時善住意問文殊師利：「起婬怒癡乃應初發成菩薩者，一切愚戇凡夫之士皆應初發。所以者何？斯等之類，起婬怒癡故，不去三毒也。」
文殊師利告善住意天子：「愚戇凡夫不能堪任起婬怒癡。所以者何？謂佛世尊、緣覺、聲聞、諸不退轉菩薩之黨，乃能發是婬怒癡

耳；凡夫不能。」
善住意天子報文殊曰：「今者所說甚可畏，此眾會者心懷疑網。因聞仁者，演此義故，不能曉了，其心冥然。」
文殊師利謂善住意天子：「於意云何？譬如飛鳥飛行虛空，豈畏為徑，通過有依礙乎？」
答曰：「經過不畏虛空也。」
文殊報曰：「如是，天子！道無所起。有所憎惡，則為不發；無所憎惡，乃為發意。若無所著，不懷憎惡，無所依猗，乃謂發耳。所謂為發，興無想念，無所生者，是名不發。無自然者，乃曰為發；無有句迹，乃曰為發；無去來迹，乃曰為發；空身慧迹，無所念迹，乃曰為發；無所受迹，無所逮迹，乃曰為發；無所壞迹，無所獲迹，是謂為發；無文字迹，無所慕迹，是謂為發；不進不殆，不雙不隻，是謂為發；不求救護，亦無有歸，是謂為發。是故，天子！名於菩薩，為初發心。其於是法不念、不依、不思、不想、不知、不見、不聞、不識、不受、不捨、不起、不滅。是故，天子！名諸菩薩。以是因緣，因此法故，由斯平等，如是本際，善權方便，發婬怒癡，發眼所依，耳、鼻、口、身、意亦復如是；發色所著，亦復顯於痛、想、行、識，不當生色報應諸見，無明、有愛當興十二緣起之法；吾諸所欲，依猗三界，亦當顯發所依吾我，貪身計已；六十二見，亦當顯發五蓋之患，四倒、八邪、十惡之業，令其反原。取要言之，一切淨不淨、應不應、眾想言辭、一切處所、所受依猗、思想諸念、戀慕罣礙，所可言曰，發泥洹想，菩薩大士皆顯發此。是故，天子！當作斯觀，其於諸法，有所依猗、無所憎愛，是謂為發。」
文殊師利說是法語初發意時，此三千大千世界六反震動，萬二千菩薩得無所從生法忍。◎
佛說如幻三昧經卷上

佛說如幻三昧經卷下

西晉月氏國三藏竺法護譯

◎爾時世尊讚文殊師利曰：「善哉，善哉！乃能講論發意菩薩。仁已曾奉江河沙等諸佛世尊，故能暢此無極道慧。」
時舍利弗前白佛言：「向者文殊，頒宣諮嗟諸初發意菩薩之事，若有逮得無所從生法忍，計此二者，其意等乎？」
佛言：「如是，舍利弗！誠如所云。錠光佛時授我要決，當成無上正真之道為最正覺，於當來世無央數劫得成為佛，號釋迦文如來、至真、等正覺、明行成為、善逝、世間解、無上士、道法御、天人師，號佛、世尊。因彼發心，無所違失，應時逮得無所從生法忍。是，舍利弗！文殊師利向者所講初發意菩薩。」
文殊白佛：「我身省察大聖說法，義之所歸，一切菩薩其發心者，名初發意。所以者何？唯然，世尊！其諸發意皆無所生，其無所生則是菩薩初發意也。」
說是語時，二萬三千人立不退轉地，當成無上正真之道，五千比丘得無起餘漏盡意解，六萬天子遠塵離垢、諸法眼淨。
於是耆年大迦葉前白佛言：「文殊師利所為甚難甚難，今說經典開化饒益若干眾生。」
文殊師利謂大迦葉：「我之所作，不為甚難。所以者何？一切諸法皆無所作、非作非不作。唯，大迦葉！我於諸法無作不作，亦無所捨，不度眾生，亦無所縛。所以者何？眾生之黨，本無明故，成為眾生，故非甚難。向者迦葉宣言：『甚難。』吾身所作，無有甚難，亦無不難；非如來，非緣覺，非聲聞。迦葉！欲知談說甚難，欲宣至誼，凡夫所作，乃為奇異，名之甚難。所以者何？唯然，迦葉！一切諸佛威神之力未曾違廢，亦不可得聲聞、緣覺、諸佛勢力，無獲無得，獨凡夫士乃逮此力。」
大迦葉曰：「於文殊意，所察云何？諸佛所得，無得不得，非聲聞、非緣覺？」
文殊師利報大迦葉：「不得我身，無人、無壽、無形、無終，含血有志，不得斷滅有常之計，陰種諸入名色三界，應與不應，想與無想，興發報應現世後世，貪婬怒癡悉不得是。迦葉！當解，取要言之，一切諸法無得不得，無所依猗，無受、無捨，不放施、無所教，亦無近、無所授、無所解。是故，迦葉！當曉了此，諸凡夫士，不聞誼者乃有所得，諸佛世尊實無所得，是故所作不為甚難。諸佛、聲聞悉無造作，凡夫所為而不可及。為何所作？為斷滅，為計常，多所猗著，慇懃求願，心懷眾念，作與不作，或舉或下，分

別講說，妄想猗著，愁慼悒悒，而念免害。稽首自歸諸佛世尊，不作、不為，亦無所著，愚唯為此。是故所作，不以為難。」
文殊師利前白佛言：「所謂無所生，其誼云何？為何謂乎？云何菩薩逮得無所從生法忍？」
佛告文殊：「計於諸法，無能逮得。所以者何？有所得者則墮顛倒，無所得者乃逮無所從生法忍。是故無所得者，乃謂為得。無得、無著、無依、無猗，心如虛空，爟然無迹，是乃名曰無所從生法忍。一切諸法無所生者，諸法無主，乃曰法忍。於一切法，無所依猗，無求、無望，諸法無進、無退，無雙、無隻，乃曰法忍。諸法無形，離於自然，無壞無斷，無識無塵，無言無辭，空無想願，乃曰法忍。諸法離欲，寂然憺怕，法界無本，立在本際，無應不應，無想不想，無念無說，無惟無思，無作無力，悉以羸劣，虛無恍惚，無固無永，無淨不淨，非常苦空，無我寂然，猶如幻化、夢中所見、影響、野馬、芭蕉、聚沫、水中之泡，忍解諸法為若茲也。所可忍者，亦無所忍，一切諸法無法非法，無有異法，亦無他趣，照曜諸法，所解如是。觀此諸法名本淨恍惚，知之空無，是謂為忍。篤無信樂，度於氾流，不懷狐疑，不恐不懼，亦無所畏，修身正行，永不得身，不見空宅是。文殊師利！菩薩所逮無所從生法忍，未曾廢捨一切諸想。」
文殊師利復白佛言：「所謂忍者，無所毀傷，乃曰法忍。」
善住意天子問文殊師利：「何謂毀傷法？」
文殊答曰：「天子！欲知眼所毀傷可不可色，耳聲、鼻香、舌味、身更、意所思念可不可法。假使，天子！若有菩薩，眼見色者，永無想受，不別好醜，不懷思想，無應不應，無增無損，曉了本淨，而達空慧，不念曉了，不為眾色之所毀傷；耳、鼻、口、身、意亦復如是，而於六情無所毀傷，悉無所著。此菩薩者，立於法忍，於諸生法不有妄想，於無生法亦不無想，於諸漏法亦不懷想，於無漏法亦不無想，不想罪法、不想無罪，不念有為法、不想無為法，不念世法、不念度世法，於此諸法無想念者，是為逮得無所從生法忍。」
說是法時，六萬三千人皆發無上正真道意，萬二千菩薩逮得無所從生法忍。
於是善住意天子問文殊師利：「所謂學道入道地者，為何謂乎？」
文殊師利告天子曰：「今仁者問入道地乎？」
天子報曰：「願欲聞知菩薩道地。文殊常說有十道地，無此誼耶？」
文殊又報：「向者問入道地乎？」
天子答曰：「菩薩不入十道地也。」

文殊報曰：「不聞世尊說一切法猶如幻化。為信此不？」
答曰：「信耳。」
文殊報曰：「幻師所化，豈有道地具十住乎？」
天子答曰：「不也，設幻師化有所至到、有所入者，吾亦當住。世尊頒宣一切諸法悉如幻化，故無所入。假使，天子！欲得講說入道地者，當說無入、無所至到。所以者何？一切諸法皆無所入，法不至法，色不入痛，痛不入色，想不入行，行不入想，識不入色，色不入識。取要言之，皆是四種、四大所成，眼不入耳，耳不入眼，鼻、口、身、意亦復如是。身不入意，意不入身。所以者何？是諸法者所趣各異，境界殊別，愚騃無想，無所識別，瑕穢態礙，譬如草木、瓦石、牆壁、影響之數，而無言辭，則一種相，故無所入，無來無去。天子！當知，若有菩薩解法如此，則於諸法無入不入，無想不想，不見入道，不捨道地，於無上正真道而不退轉。無所入者，住無失法。所以者何？陰種諸入皆為自然，不失一切眾生真正清淨，是為菩薩入於道地。譬如幻師化作十重交絡棚閣，其時幻師化作化人，遍處其上。於天子意，所志云何？豈為有人處在重閣若入者不？」
答曰：「無也。」
文殊師利報天子曰：「菩薩十地當作是觀，亦如幻化。」
善住意天子問文殊師利曰：「假使人來欲得出家為沙門者，當何以化？何除鬚髮？何受具戒？云何教授令自謹慎？」
文殊師利報善住意天子：「設使有人來詣我所為沙門者，夫族姓子若不發心欲得出家，我乃令卿作沙門耳。所以者何？其有建志欲出家者，心無所歸；其無所歸，亦無有來；其無從來，則無往者；住一切法，無所斷絕，則住無本；其住無本，遊於法界而不動轉；其於法界無所動者，則不得心；其不得心，不願出家；其不願出家，則不發心為沙門也。其不發心為沙門者，則無所生；其無所生，則盡眾苦；其盡眾苦，則究竟盡；其究竟盡，則無所盡；無所盡者，則不可盡；其不可盡，此無所行。天子解是，當為其人解如此義，其詣我所求欲出家，語族姓子：『勿得發心作沙門也。』所以者何？心本無起，便離闇冥。」
文殊師利復謂善住意：「假使有人來詣我所求欲出家，吾當為說：『卿族姓子！不除鬚髮，乃為善備沙門之業。』」
善住意問文殊師利：「所言何謂？」
文殊答曰：「如來說法，無所除去，亦無所壞。」
又問：「何所不除？」
答曰：「不除於色，亦無所壞，不除痛、想、行、識，亦無所壞。假使念言：『我除鬚髮。』則住吾我，計己有身；不計吾我，不自

貪身，則平等見也。貪著己身，乃計鬚髮，則成眾生。想念除去，其不得我，不得他人，不我不彼，則無吾我；其無吾我，不計有身，則除鬚髮。無思無想，其無思想，無應不應，不住若干；其不住若干，則無言教；其無言教，無進不進，無雙無隻，不貪己身，不被袈裟。其袈裟者(晉言無穢垢)，其無穢垢則無所有，其無所有則無所住，其無所住則為曠然。其曠然者，乃為出家。」

善住意天子復問文殊：「所言思念，其思念者為何謂也？」

文殊答曰：「等於諸法，無形無名，愚戇凡夫之所興念，多所望想。故世尊曰：『其於諸法無所興造，亦無損耗，是謂思念。』」

又問：「何所興造？」

答曰：「天子！當平等度，以度平等，其於諸法無得不得，亦無所逮，不審不行亦無不行，於此諸法不興等住，不想吾我，亦復不著人、壽命、識。眾生可意，斷滅計常，陰種諸入，想佛法眾，亦復不念是戒是毀，塵勞顛倒造立果證，望想求度，道跡往來，不還無著，望想緣覺，猗著正覺，是善是惡，是罪是福，是為穿漏、是無有漏，是為俗業、是度世業，是則有為、是則無為，是則為空、無想、無願，是明無明，是為解脫，是為離欲，是為生為死，是為滅度。興造如此若干種想，如是行法修道若斯，愚戇凡夫之所念也，貢高自大癡夫所為也。是等為魔及與官屬所見陰蓋，是故如來為此黨類演出言辭，令除鬚髮，去於五陰，奉修五品，戒定慧，解度知見品。」

於是善住意天子讚文殊師利：「善哉，善哉！快說此言，如仁者教。」

文殊師利復謂善住意：「假使有人來求出家，吾當謂言：『若族姓子不受具戒，爾乃是卿善備出家。』」

又問文殊：「此言何謂？」

答曰：「於善住意，所趣云何？何謂具戒？具戒有二：一、正真戒，二、邪偽戒。何謂邪偽？若墮顛倒。何謂顛倒？受吾我人倚於壽命，縛著斷滅而計有常；或墮邪見，荒婬怒癡，貪欲貢高而懷自大；或于欲界色無色界而念所受，馳逸望想，墮于起滅，證明邪迹，不別善惡宜便之法，演狂悖言不識所趣，墮於無明住眾邪見。如是法教，背於正律名之為邪。所以者何？道空平等，其平等者，菩薩所行尚不為退。假使，天子！不墮惡友，不解所歸，堅固之要，於諸所受，受不當受而行馳騁，是謂邪戒。若問年歲及所修行，而反從人受信施食；又從異人出家為沙門者，求其迎逆稽首禮節，不能除滅婬怒癡冥，是為邪戒。何謂正戒？假使修正不想平等，是謂正戒；一切諸法解之如空、無想、無願，是謂正戒；於三脫門而不造證，奉行審諦，無想不想、無應不應，是謂正戒。」

文殊師利告善住意：「設使處婬怒癡無明恩愛，墮於貪身六十二見，或四顛倒、三品惡行、八邪九惱、九神止處、十不善業，雖在其中而無所著，是謂正戒。譬如一切萬物百穀草木眾藥所生，皆因地出，而得長養，其地坦然無所念置，亦不念言：『我所茂盛。』如是，天子！敢可成就至於大化，皆由戒立，具足成就建立道法三十七品，行者無想、法無所置，不念戒具其因成就與不成也，不著欲界色無色界，其不迷惑倚三界者，是謂具戒。若立禁戒為成等法，信為種法忍，志性清和，長育成道，建行如是，立篤信戒，便得成就三十七品道法之要也，是去來今現在佛聲聞緣覺之具戒也，至三脫門，度諸出家而超越去。」

善住意曰：「甚善難及，文殊師利！快說具戒，能如是受具足戒者，則為正禁，非為邪業。」

文殊師利復謂善住意天子：「出家如是，具戒若此，教授所施備足如斯。設族姓子不發起戒，是為學戒。」

天子問曰：「此語何謂？」

文殊答曰：「一切諸法悉無所起，亦無所受；其有受戒，則受吾我，亦著三界，故生其中。於天子意所志云何，何謂為戒？」

答曰：「將護沙門二百五十。」

又問：「以何將護？」

答曰：「守身口意，名曰將護，二百五十備悉具禁，不為身行亦無所作。」

「亦無當作，寧可恕當有處所乎？青黃白黑紅紫色耶？所向方面？」

答曰：「無也。」

又問：「何故？」

「無所有故！由是之故不可恕當。」

問曰：「何故？」

答曰：「無所行故。」

文殊又問：「其無所有，可名說乎？物如是不？」

報曰：「不能。」

文殊答曰：「是故，天子！當作斯觀。所號禁戒不可奉受，此曰樂禁。為備戒德，其心清和，智慧通達，如是行者悉無所有，無能動者、永無所趣。戒無所獲是真諦戒，不得心處是曰淨心，不逮智慧是真智慧，心無所作不懷想念，其無所生是謂護心，戒具備悉。如是奉戒，智慧若斯，不得心處、不念禁戒、不逮智慧，若能曉了智慧無處，一切調和無有眾疑，識解道教，不見諸法不善之義，其於諸法不見不善，則不受戒，其不受戒亦不毀禁。其欲學戒彼則須戒，其須戒者則不退還，其不退者彼名解脫，其解脫者則不合會，

其不合會者彼則無漏，其無漏者則行平等，平等行者則無所得亦不受戒，是故諸法等如虛空，了虛無故。所以者何？其虛空者則無所行。是故，天子！學戒如此則無禁戒。彼所戒者，何所為戒？其不學戒，學戒當爾，則學於空。何謂為空？不樂身口，不慕其意，無染不染，是賢聖戒。如是住者，則無所住，其無所住，學平等戒。天子！又聽。如是出家為沙門者，具戒若此禁戒之謂，其人假使飲食衣服三千大千世界其中所有，皆能淨畢，所食之功多所救護，終不唐舉，皆由如是淨戒所致。」

天子又問：「今者，文殊！為誰說此？」

文殊答曰：「為受者施，能親順者，彼則畢淨，能逮此義，爾乃淨畢；其不親、不受、不逮此義，不念、不修、不惟，誰受？誰為親近？誰能淨畢？爾乃正淨，此應諮嗟為真眾祐，一切諸法究竟悉空無所生慧，是為盡暢清淨眾祐。凡夫之士能畢眾祐，羅漢不能。所以者何？凡夫之士能受親近，還致識別，惟念精思：『吾曾諮受，惟察奉行。』能施能慕，則能淨畢。云何淨畢？周旋往來，沒復還生，所生之處，淨洗諸根。阿羅漢者，無有陰種諸入之義，不能周旋，何能淨畢！誰淨畢者？其受分衛福布施主，淨三品場，然後受食。何謂三品？一、不得我亦無受者，二、不得施者亦無所授，三、不得周旋生死處所及淨畢竟。是為三。如是淨者，無所淨畢。是故，天子！吾說斯言：『飲食被服三千大千世界所有，皆能淨畢無微翳礙。是為處世真正眾祐，乃為出家名曰沙門。』」

文殊師利復謂善住意：「求出家者，吾當告語：『若欲出家為沙門者，仁族姓子！不處閑居，不在人間，無遠無近，不起不滅，不獨一己，不處大眾，不在會中，不處屏處，不行乞匄，不就人請，不著弊衣五納之服，不著居家白衣之服，不處曠野、不在居室，不慕少求亦不多求，不知止足亦無不足，亦無有行亦無不行，不在限節亦無中適，不智不愚不慧不闇，行空如此，乃曰備悉。』其計『我身舉動進退，若處閑居，當行分衛，察己聰慧，不離於明。』如是，天子！此輩伴黨，不達正真覩空慧義，是為發起，心有所存。所以者何？於彼如此希求望想，多所著念。尚無有身，何況他人，諸法歸空，慧了無生，安復欲得，限節功勳，獨處致耶？未之有也！是故，天子！其能如是節限平等，所修行者不求望想，吾乃謂彼知大限節。若使，天子！節婬怒癡，了於三界、五陰、四大諸種眾，入此無極，節而知止足，不受、不捨，不以修行亦無不行，無調不調，不寂然，不令盡，其能限節如是法者，不與三界而合同塵，彼乃名曰知限節者，所止清淨，為無所處，悉無所著。復次，天子！如來具戒。若有人來，欲備禁者，吾當為說。若，族姓子！不知苦諦，不斷習諦，不證盡諦，不奉行道，如是行者能正諦見。

所以者何？真正諦者，無有苦諦，無有斷習，無習不習，亦無有盡，不為盡證，亦無有道，無所由行。設族姓子不奉四意止，乃為平等。所以者何？計無有意亦無所念，不求諸法是為己身。所建意止，其無有意、無所念者，彼無身痛、無心無法，當何所畏？有異難乎？若不奉行四意止者，是為備成清白之法。所以者何？清白法者，無有不善處在其前，亦無善法，不斷不起。不斷不起者，是為名曰平等真正安諦之義，其逮平等，爾乃名曰平等之行。若，族姓子！不行四神足無有放逸，行四等心、五根、五力及七覺意、八種道者，若等奉行三十七品道義之法，不舉不下，無言無說，是謂行道。若，族姓子！志三十七道品之法，於諸音聲從賢聖教不隨水流，若能精修遵其所行，不知諸法亦不造證。所以者何？所可言曰三十七品道類之法，假有字耳，觀其假名，因望想生。計其相者，亦無有相，為水所漂，因致周旋，其周旋者無所施害。除此名已，則無所得，猶如觀察此三十七道品之法，亦無所除。」

天子復問文殊師利：「何謂比丘慕於修行，而獨宴處？」

文殊答曰：「假使分別諸法一等一種門相者，譬如虛空，悉無所行，皆無眾生，是謂修行。又修行者，不處今世、不由後世，在於三世皆無所行，至一切法，亦無所行，悉了諸法虛偽無實，是謂修行。其修行者，則於諸法無雙無隻，無應不應，是謂修行。」

時彼眾會無央數人，心懷沈吟，悉生疑結：「此為何謂？當奉何行？何因申暢？如來、至真、等正覺，演三脫門，得至泥洹，若能造證三十七道品之法，致滅度矣！文殊師利今者所說，將無倒教亂法之兆？」

文殊師利尋時皆知，此諸比丘一切眾會心所懷疑，告舍利弗：「唯卿仁者，為眾重任，咸共信之，最大智慧，如來所歎。又賢者身，離欲塵法而以造證。仁者久如逮成四諦，得造證乎三十七品及三脫門也。」舍利弗曰：「不也！我不得法，當可造立，思惟其義，及修行者。所以者何？一切諸法悉無所受亦無所生，空無言教，空不證空。」

說是語時，三萬比丘漏盡意解。

善住意天子讚文殊師利：「審如仁者，執慧頒宣深妙法忍，興隆空行。」

文殊答曰：「吾不執慧，一切愚戇凡夫之士執求智慧。所以者何？斯等之類，執持令轉，集會二品所執，墮於地獄、餓鬼、畜生、諸天、人間，所見牽連。假使，天子！為諸三界展轉牽連，輪轉無際，所向非一，所生受身，各各別異，是為牽連，隨其宛轉，如是牽連展轉無休。由是之故，不知本際，在於生死樂苦惱根。復次，天子！愚騃無智凡夫，不聞與欲俱合，怒癡亦然，報應諸見，名色

同塵，諸佛、聲聞、緣覺、菩薩，及逮法忍，無所牽連，亦無宛轉。所以者何？如斯黨類，其身口心未曾起立，所展轉者不得三界，何所宛轉？是故斯等牽連智慧，若更受身，無所棄捨，是執智慧。」
天子又問：「仁者所說，毀壞慧乎？」
答曰：「不也。」
又問：「何故毀壞？令無所除。」
「是等學者，是毀壞慧，若不毀壞，無所除者不滅寂慧。」
又問：「文殊！仁無此乎？」
答曰：「不也。」
又問：「何故？」
答曰：「其有將去覆還，有往來者則有此事，其無有往、無有還者，曉了諸法而無周旋，則無將去亦無覆來。」
又問文殊：「何所章句為最元首？」
答曰：「如是句者，我是元首。」
又問：「何謂？」
文殊答曰：「若有菩薩，於一文字、一章句義而不動者，章句猶歸分別四義。何謂為四解章句？一、常如審諦。二、了空義，知為恍忽。三、分別無形，悉無所生。四、於諸所知不以為知、不以為患。不造二事，是諸章句最為元首。」
時佛嗟歎文殊師利：「善哉，善哉！乃能班宣逮總持義。」
文殊白佛：「我無總持。所以者何？無所得故，無可執持。愚駿凡夫乃逮總持，諸佛菩薩無所獲致。所以者何？其迷惑者多所執持。何所持乎？依於吾我、著人壽命，執持斷滅及計有常，執壞貪婬、瞋恚、愚癡，親抱所有，恩愛貪身，自見五陰、四大及諸入，思想多念，而反求望，墮若干見六十二疑，有所獲致，而急執持。是故，世尊！愚戇凡夫逮得總持。所以者何？愚夫懷法在心念者，諸佛世尊悉無所持。聲聞、緣覺、諸菩薩等，亦復若茲，是故愚夫逮得總持。」
於是善住意天子問文殊師利：「如向者說不得總持，當以何意化於五趣？」
答曰：「其五趣者，無所為作。所以者何？吾以消除五趣終始，令其所趣不知處所。諸佛、緣覺、聲聞所趣，愚戇凡夫所不能趣。所以者何？愚夫比數墮於生死，諸明智者消除諸趣，道迹亦然，不離生死，況於愚戇凡夫士乎！是故吾身，消除諸趣不得總持。所以者何？無所獲致，當何持也！」
說是語時，彼眾會中五百比丘誹謗此經而捨馳去，則以現身墮大地獄。

時，舍利弗報文殊師利：「且止！勿復演此深法，五百比丘聞之狐疑不肯順入，自恣、罵詈，自謂尊豪，而捨馳走，誹謗心亂弘雅之典，則以現身墮大地獄。」
文殊報曰：「唯，舍利弗！莫有斯言，勿懷疑網，有計是非，勿懷猶預，不見有法墮地獄者，惟察諸法無誹謗者。所以者何？一切諸法悉無所生，屬舍利弗而宣此辭，令吾休止，不說經典。假使族姓子、族姓女，依著吾我想人壽命，若江沙劫供養如來承事聖眾，隨其所安，皆給所乏，盡其形壽而不懈休；若有聞此如是像法深妙難解，一切世間所可希聞，空無相願，憺怕寂寞，歸於消滅，無起無滅，無人壽命，無常苦空，非身之誼，若能得聞如是輩經，聞之誹謗，其族姓子及族姓女墮大地獄，在大地獄忽聞此經，尋便得出，輒信深經而得解脫，勝善男子、善女人江河沙劫奉敬如來供養聖眾，著吾我人及計壽命，不得至道，聞是法者疾得解脫。」◎
佛讚文殊師利：「善哉，善哉！誠如所言。斯經尊妙，若現於世，與佛興出等無有異。道迹往來，不逮無著，於緣覺乘、菩薩大乘而見授決，此為最尊，等無若干。所以者何？不著吾我，所修平等，亦無所得，至於泥洹亦復若茲。設有念知，言有所得，則墮顛倒。」
佛告舍利弗：「此諸比丘五百人等，在於地獄速得滅度，勝於是間愚惑百年護戒、悉知止足，墮於顛倒六十二見。所以者何？未曾得聞此深妙法無解脫相也。是族姓子、若族姓女，聞此深經，入耳思惟，疾逮無上正真之道，勝疑餘經，迷墮顛倒。發意頃須臾樂信此深經者，疾得解脫。」◎
◎善住意天子問文殊師利：「仁者！樂我淨修梵行無沾污乎？」
文殊報曰：「如是，天子！則修梵行，設使卿身不勸梵行、不修梵行，乃為可耳？」
問曰：「何謂？」
答曰：「其有所受，彼乃修行；其不受者，何所行乎？可名行耶？」
天子又問：「如今仁者不修梵行乎？」
文殊答曰：「不也。」
又問：「不淨行耶？」
答曰：「不修淨行，如天子言。以何等故不修淨行？無家居、不梵行、不受、不惑，亦無所行，亦無不梵行。假使學者清和梵行，悉無所行，亦無非行，爾乃名曰大淨梵行。其行，天子！婬怒癡行乃曰正行；遊於欲界色無色界，是曰清行，愍傷眾生。其不習行婬怒癡事，不遊三界，彼不清修，亦無所行，乃謂為行。」
善住意曰：「善哉，善哉！文殊師利！所暢辯才而無罣礙。」

文殊答曰：「使卿辯才亦無罣礙，得無礙辯，可得處乎。所以者何？計是我故，有所倚著，則為罣礙。」
文殊師利復告善住意：「欲以是像求淨梵行者，設使仁者不執刀劍，賊害一切眾生身命，不捉矛戟瓦石大棒，自然危者乃為慈心。」
天子又問：「此言何謂？」
文殊答曰：「所謂眾生含血之類，義所趣乎？」
天子報曰：「假有名耳！」
「計有吾我乃有眾生，含血之類受思想故，故曰眾生。依倚顛倒貪計有身，故曰眾生。所以者何？是故，天子！貪見吾我想人壽命，因有假號而演名字，吾當以利智慧劍而危害之。常以此義將養護之，令不見縛，當使燿然不知諸受之所歸趣，無所斷除。是故，天子！當解此義，除吾我想，則害眾生一切望想，不墮殺生，心不懷害。」
文殊師利復謂善住意：「欲使卿身淨修梵行，若能奉犯十惡之業，亦慎一切黑冥品事，又復不修諸清白業。」
善住意又問：「斯言何謂？」
文殊答曰：「等黑冥品，等諸清白亦復若此。」
又問文殊：「黑冥品事，以何為等？」
答曰：「以無所作而不退沒，故曰等矣！一切諸法黑冥亦如，如黑冥等，清白亦等，無想念故。」
文殊又問：「以何緣信清白法乎？」
善住意答曰：「所以信之，用其法界無本之故。」
「於善住意所趣云何？可使無本及與法界，修行處所往周旋乎？」
答曰：「不也。」
文殊報曰：「是故我言，設能等行黑冥品事不修清白，爾乃相可淨修梵行。」
復謂天子：「若劍擊頭，害殺斯人，乃修梵行。」
問曰：「何謂也？」
答曰：「害婬怒癡，自大貢高，貪嫉諛諂，多妬自恣，而受希望，痛痒思想，是為，天子！名曰傷害。若有修行，精進自守，貪欲心起，尋便滅除。除不與合，寂滅遠離，是謂為空，不入諸逆，曉了欲心，解如真諦本無所有。此心何生？何所從滅？誰來染污？誰染污者？豈沾污乎？復更思察，欲不可得，不見污者，亦無被染，則無所得。其無所得則無所生，其無所生則無所捨，其無所捨則無所受，其無所受則無所習，無所習者則曰成就。色、痛、想、行、識亦復如是，五陰、六衰、十二因緣，不染污心。其有興發如是傷害，此乃名曰殺人害傷，撾擊壞首，是為歸義。」

文殊師利告善住意：「是故我言，當如是害淨修梵行，亦當離佛及法聖眾。」
善住意又問：「斯言何謂？」
文殊答曰：「為道慧故。」
又問：「令當所信？」
答曰：「當信無本及與法界。」
又問善住意：「寧可捉持無本法界？」
答曰：「不也！」
「是故我言，離於佛法。何謂聖眾？」
答曰：「因緣合故名曰聖眾。其聖眾者無有集會，為佛弟子故曰聖眾。」
又問：「於天子意，所趣云何？其無為者無有合會，可離欲乎？」
答曰：「不也。」
文殊師利曰：「是故我言，若離聖眾，樂修梵行。又復，善住！其得佛者，則名著得佛聖眾，則名曰著，不為離欲。其捨眾會則為離欲，所謂離欲為法界迹。」
善住意天子啟文殊師利：「難及，難及！至未曾有。」
文殊又曰：「天子！當習無反復事，勿得孝順。」
又問：「何謂為不孝順？」
文殊答曰：「如是，善住意！吾無反復，亦不無反復。」
善住意又問：「此言何謂？」
文殊答曰：「其有所作，若毀傷者，各各興造若干種事，各歸異趣，受身不同各得報應，愚戇孝順各有所作，尋受報應著無量色。愚人所作，為身來患或致傷毀，所受諸見各異殊別，或著不著取捨進退，是名反復，為無反復。如佛世尊所演平等，謂一切法各無所作，悉無所作亦無招來，等於平等無所超度，亦無他受、不造他作，是則名曰為無反復。」
善住又問：「今文殊師利住於何所？乃能說此立何法忍？」
文殊答曰：「不住法忍。」
又問文殊：「於何所住，所宣乃爾？」
文殊答曰：「住幻士處，身亦在彼。」
又問：「幻士所住如何？」
答曰：「如無本住，幻士住彼。如向者問：『住於何所？而有所宣？』在忍法耶？所言法忍但假號耳！何有住處？諸法亦然，悉無所作亦無想念，彼無有住及與處所。如是住者，乃為眾生頒宣道教。如來所住亦復如是，而說經義。所以者何？住如無本乃有所宣，一切眾生亦復在彼，住於無本而有所說，如來無本，無本無異，一切眾生而不動轉，無本亦如，亦不動轉，猶若如來所應無

本，眾生無本其亦若茲，皆一無本而無有二，而無若干故曰無本也。」
善住意天子又問文殊師利：「所言沙門，為何謂乎？」
文殊答曰：「非沙門、非梵志，乃為沙門。所以者何？不著欲界、不倚色界、不處無色，吾乃謂此為沙門耳。若眼、耳、鼻、口、身、意不穿漏者，乃為沙門。其無志性，不與情合，無有因緣亦無不緣，乃為沙門。又復，天子！其不著法、不著非法，其行寂然，無是非心，忽然無迹，是謂沙門。何者然耶？其因緣法報應之宜，妄從是生，是諸法者亦復虛偽，其不著者無縛無脫，是謂沙門。其無有往，亦不還反，無進無退，無瘡無瘢，無傷無完，是則名曰淨修梵行。是故我言，非沙門、非梵志，乃為沙門。」
善住意讚曰：「至未曾有，志意堅強，所頒宣者無名遊迹，亦無章句，其意悉達而不忽忘。」
文殊答曰：「吾意不強。所以者何？身自放意，意弱不強。」
天子又問：「斯言何謂？」
答曰：「吾以恣意，在聲聞地、住緣覺界，是故放意；又復恣意，處諸塵勞，不惡愛欲眾冥之患，是故放意。」
善住意讚曰：「善哉，善哉！文殊師利！悉由宿世供養諸佛，眾行備悉，宣如來命所說如是。」
答曰：「吾不供養過去諸佛。何者然乎？吾未曾得宿世所歷，亦無當來，不從諸佛建立法行，無作不作，是故所作而無有作，不備眾行。」
善住意又問：「文殊師利！吾本曾聞如幻三昧，願顯定意，示所正受。」
文殊又問：「欲得覩見如幻三昧之境界乎？」
答曰：「願樂欲見。」
文殊師利尋時如言幻意三昧而正受矣！應時十方各江沙等諸佛剎土悉自然現。善住意天子自覩東方江河沙等諸佛剎土，其所現者悉是文殊一一或以現形若比丘像講說經典；或復有現比丘尼像、優婆塞、優婆夷像，如釋、如梵、如四天王、如轉輪王色像而現；其體或如天龍鬼神、揵沓和、阿須倫、迦留羅、真陀羅、摩休勒色像而現其身；或復顯示禽獸飛鳥若干種色一一各各現形無量，像貌好醜殊別，而為說法，十方一一諸江沙等所現佛土，其亦俱然，等無有異，為說經典。
善住意見此，忻然大悅不能自勝。
文殊師利從三昧起，善住意恭恪歸命，白文殊曰：「向者覩見諸佛國土不可稱限，形像無量各各殊別而說經典。」

文殊問曰：「於天子意，所解云何？東方所現為審實乎？八方上下有所見者為實虛耶？十方所見何方審諦？」
善住意答曰：「悉虛不實。所以者何？一切諸法皆無所生，由如幻化，如幻士相，一切諸法退無常存，自在所作示現變化，推極本末不生不起，亦無所滅。」
文殊師利尋則讚曰：「善哉，善哉！講法當然，誠如所言。」
說是語時，彼眾會中五百菩薩，以得四禪，逮五神通，識其宿命——往古世時所作善惡尋自已覩，皆復識命曾更所作，逆害父母、殺羅漢、亂聖眾、壞佛寺，斯等罪業——本所犯惡餘殃未盡，念傷害心，倍懷憂結，志在疑網。由是之故，不能逮了此深法要，計有吾我，所據微翳，卒不肯捨，不逮法忍。
於時世尊，欲得開化五百菩薩，則以威神現示文殊。文殊師利即從坐起，偏出右肩，右手捉劍，走到佛所。
佛告文殊：「且止，且止！勿得造逆，當以善害。所以者何？皆從心發，因心生害。心已起頃，便成為殺。」
時無央數諸菩薩眾各心念言：「斯一切法悉如幻耳！彼無吾我及人壽命，其意所念察其本末，無有父母、無佛法眾，亦無作者亦無受者，無行不行，亦無果報，意自貪身而墮顛倒，愚戇凡夫悉不能解，心反處顛倒計我父母。所以者何？文殊師利聰明聖達，諸佛世尊所歎功勳不可思議，道德超殊，不可逮及，巍巍煌煌，無以為喻，深入法忍，了其本際，供養無數江河沙等諸佛大聖而宣道教，於過去佛所作已辦，曉了諸法，慧無儔匹；其所說法靡不應時，見諸如來，常懷恭恪，稽首自歸。今執利劍走向如來，佛告之曰：『且止，且止！文殊師利勿造逆害，當以善害。』若分別此，察其本際不可分別，何所佛名及法聖眾，父母羅漢及廟寺名，其受虛無則無歸趣，亦無報應。設一切法虛無不實，所受諸法亦復虛妄，幻譬如空，亦如芭蕉、夢影、野馬，離欲虛妄而無堅固，以是之故彼無有罪亦無害者。誰有殺者？何謂受殃？」如是觀察，惟念本末，則能了知一切諸法，本悉清淨，皆無所生。五百菩薩聞是亘然，尋時逮得無所從生法忍；有千比丘遠塵離垢，得法眼淨；五百菩薩欣然大悅，善心生焉，心戢靜思，踊在虛空，去地四丈九尺。以偈讚佛：

「諸法悉如幻，　從想而橫起，
成形無所有，　諸法悉為空。
反自發望想，　有我而危身，
已識其宿命，　所作罪甚重。
往者懷大逆，　自圖其父母，

害羅漢比丘，　犯殃釁甚劇。
由此重罪故，　更苦不可計，
今墮於疑網，　得聽空法誼。
聖尊裂結網，　棄捐憂結創，
覺了於法界，　寂無有塵勞。
諸佛權方便，　隨流接度人，
趣欲濟眾生，　決除所沈吟。
無佛無經法，　亦不得聖眾，
彼亦無父母，　悉空而自然。
則無吾我人，　無壽亦無命，
無常不斷滅，　諸法如虛空。
無罪無報應，　無作無不作，
莫貪身見我，　更歷受苦惱。
彼無有生者，　亦無有死者，
所生如幻化，　是為諸法相。
文殊大智慧，　諸法度無極，
手自執利劍，　馳走向如來。
佛亦如利劍，　二事同一相，
無生無所有，　亦無有害者。
兩足尊見之，　眾生所作罪，
令知殃福業，　亦悉是空耳。
其能達空者，　三世無壽命，
因緣而合成，　解乃無從生。
無罪無報應，　亦復無苦樂，
吾我亦常空，　倚想求安隱。
眾生處顛倒，　亦能如本際，
非常苦悉空，　非身無所有，
其能曉如斯，　則免三惡趣。
諸佛無作業，　覺者無所造，
計罪佛亦如，　是故名曰佛。
如佛所解達，　明審了若此，
識別虛無生，　由是暢聖慧，
住於虛空義，　演說無所住。
其身如虛空，　二事俱自然，
若欲求佛慧，　彼法無罣礙。
以知此本際，　成佛無上道，
於世致大聖，　度眾生苦惱。
盡除因緣報，　奉修佛大道，

當成為法王，　明眼乃滅度。」

五百菩薩宣是執劍經典之時，十方江河沙等佛土，六反震動，其大光明普照世間。其於十方諸佛大聖邊諸侍者，各自問佛：「此何威德？地大震動，光靡不照。」
於時，諸佛各告侍者：「族姓子知，有界名忍，佛號能仁，頒宣經道。彼有菩薩，名文殊師利，成不退轉，手執利劍馳走向佛，欲得開化不達菩薩。因是之故，時佛大聖手執慧刀斷生死原，如應說法，勸無央數眾生之類，使眼清淨、心得解脫，逮成法忍，學住大道。」
於是大世尊以方便隨建立神化，於彼眾會有新學人，德本尠薄多懷妄想，不見執劍，不聞說法，佛之聖旨故令其然。
時舍利弗問文殊師利：「仁於向者所作凶逆，以何為信，乃能執劍馳走向佛？」
文殊師利答舍利弗：「如卿所言，汝所作逆不可稱載，用不能達此報償故。唯，舍利弗！解此義者，知如幻師所造逆事，其幻化者寧有逆乎？報償亦如。所以者何？其幻師化無有想念，諸法亦然。唯，舍利弗！吾欲相問，以誠相反。有此劍者乎？」
答曰：「不也！」
「為有罪耶？」
答曰：「不也！」
「唯，舍利弗！罪業虛無，報亦虛無，罪業報應悉虛無者。云何復欲知其處所？」
舍利弗言：「如文殊師利今者所說，無罪無報，一切諸法悉無罪報。此言何謂？」
文殊師利言：「於意云何？唯，舍利弗！吾所執劍，何所鍛師推成之乎？誰捉持來以相授耶？」
舍利弗言：「無作此劍，無執來者以相授也，文殊師利所化現耳。」
文殊又問：「仁能見得化人處乎？刀劍所在？」
「如來所言：『一切諸法悉如幻化。』其相無相，不可得處也！」
「唯，舍利弗！當解斯義，如來至真亦如利劍，文殊及舍利弗亦如，無本眾生亦如，諸法亦如，無本所住亦復若茲。唯，舍利弗！如一切法悉無根本，吾所興罪、報應執劍，其亦如也！所積殃釁亦無本也！報應亦如也！向舍利弗復更問言：『卿何以故，手執刀劍欲與佛諍？』譬如修行在於閑居，勤向世尊心念不離，乃得解脫。」
舍利弗又問：「靜思修行，云何世尊？名曰何等？」

文殊答曰：「貪欲妄想則是精思修行，世尊！瞋恚愚戇欲除此三，永令無餘，寂然憺怕，爾乃亘然，不能蠲除一切塵勞，不為世尊滅婬怒癡愛欲之難，乃為世尊貪欲意生，執此欲意一心念佛，欲即消滅，恚癡亦然，而得解脫。是故，舍利弗！如執利劍馳向世尊，如幻無害；懷三毒者馳心念佛，塵勞悉除，亦如修行閑居專精，一心念佛乃得解脫。」

舍利弗言：「善哉，善哉！快說此言，誠如所云。」

爾時十方諸會菩薩啟請世尊：「唯然大聖！勸文殊師利，願垂屈意，顧眄我等諸佛剎土，於諸剎土頒宣經道，皆令眾生解是意義。」

文殊師利報諸菩薩：「仁等各自察其佛土。」

諸族姓子尋時受教，各觀本土十方處所——各各皆見文殊師利，在於十方諸佛邊住，講說經道。善住意天子諮問、啟受，宣此如幻所行意義經典之要。諸菩薩等聚會亦然，不可稱計，諸天子會多少無異。彼諸佛國皆若干種清淨莊嚴，巍巍無量，亦如忍土等無差特——遙見如斯，莫不忻然，各各舉聲而稱揚言，以為忻慶：「文殊師利道德殊絕，威神光明智無儔匹，威德殊邈過於日月，住此忍土而不移轉，普現十方諸佛國土。」

文殊師利於時引喻：「如族姓子幻士善學幻術，絕世而無儔匹，不起于坐，所在幻化現若干形。菩薩如是，真學曉了般若波羅蜜，分別法幻，悉通其旨。在於此土，初不移轉十方佛土，諸欲見者，輒現其身於其佛界。所以者何？一切諸法皆如幻故，由是之故所現無難。由如月殿遊行虛空，不下人間，不念往來，其光所照靡所不遍，雖有所照，亦無想念。菩薩如是，在於本際未曾移轉，普現十方諸佛之土——為現佛身、聲聞、緣覺，為現轉輪、釋梵、四王，或為豪貴、貧賤、困厄身，或入三惡勤苦惱事，或為儒林、帝王、大臣，或在外道謗佛云云，或入深山學為仙人——所現無限，一切依因，悉令得至無上正真。所現雖爾，亦無想念。」

爾時世尊告文殊師利：「假使有人，值遇此法而得聞者，如佛興世等無有異。若有菩薩，坐於樹下當成佛道，其聞是經福等無殊，亦等道跡、往來、不還、無著。所以者何？是為去來現在諸佛要道。」

文殊白佛：「誠如聖教，安住所化無不受教，如空無想無願平均，法等亦然。又如無本本際平等，亦如離欲定意平等，是法平等亦復若斯。」

文殊師利復白佛言：「大聖垂恩，建立此法，使於後世殘末五濁悖亂之俗，若族姓子及族姓女，學菩薩意求大乘者，耳聞此法，令諸眾生求滅度者，悉當蒙是道德法明，各使得所。」

佛默然可。應時三千大千世界六反震動，箜篌樂器不鼓自鳴，諸華果樹及諸枯樹皆生華實，其大光明普照世間，皆蔽日月令無光曜，億百千天住於虛空，歡喜踊躍而雨眾華，燒諸名香，復雨雜香擣香，其香芬馥翳於十方，鼓天妓樂其聲清和，悉共叉手，異口同音，舉聲歌頌：「妙哉，妙哉！此法難遇。文殊所講，我等僥倖得聞大化，今日再值轉法輪矣！閻浮利人為蒙大慶得聞是經，斯等德本終不唐舉，速近受決，當成佛道，多所開化。」

於是世尊讚諸菩薩及諸天子：「善哉，善哉！如卿等言。其聞是法，佛明此等當成佛道以入滅度，聞之不恐亦不懷懅，篤信愛樂，不在生死，亦不滅度。」

文殊師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所建於斯經典，今現感動，為先瑞應，然於後世普流十方。」

佛言：「如是，文殊師利！今所瑞應皆是建立此法威恩，如來弘慈，聖旨令然一切蒙濟。」

佛語文殊：「當復重顯斯深經典，佛言至誠，終不虛妄，此三脫門多所救濟，當令此法後世普流。」

文殊師利復白佛言：「我亦堪任建立此法演真章句。無我無人，無壽無命，無意無可，不墮斷滅，不墮計常，無有塵勞，亦無諍訟，則為光顯於此經典。如我至誠、所言不虛，然後將來五濁之世令普流布。吾今要誓，不具成佛，無法聖眾，無罪報應，無去無來。以此至言，令是要法於將來世皆遍流布。有了是經，而不受欲亦不離欲，無有恚癡而有慈心，無有智慧，無名無色，無緣無見，不興生死，無身不生身，無心不生念，不惟法、不意止，無五陰、無四大，無諸入，眼色耳聲鼻香口味，身更心法亦復如是，不處欲界、色、無色界，心等如地而無憎愛，諸法不損亦無增長，則宣此經。如斯經典後世普流，不在至誠，不覩審實，不讚說道，不至道果，亦無道迹，不往來，無不還，不無著，不緣覺，無諸果證，不如來，無佛法，不無畏，無慧不慧，不聖不空不壽，不想不無想，不願不無願，不得果證，無見不見，不至道，無明無冥，亦無解脫，不度不無度，不彼際，不此岸，不中流，無名無不名。如是真言，當令此經後益流布。又計是經，不應不脫，不精進無所懈，不勤力，不殆廢，以此至誠，法當普流，往本所生，無去無來，過去無人，不度眾生，亦無滅度，人不可得，法無有起，亦無所滅，無有作者，亦無壞者，無將無反，不往不還，無舉無下，無當來佛，如是像法無所照曜，無現在佛亦不暢法。以是之故，法當普流。是經所說，不戒不犯，不定不亂，不慧不愚，不解不縛，不慧見不無慧。此正真言，令經普流。不施不慳，不戒不毀，不忍不諍，不進不殆，不禪不亂，不智慧不愚闇。菩薩大士！此真諦言令法普流，

無凡夫，無學者、無羅漢、無緣覺、無佛道，不因緣不無緣。當令此法普流世間。不坐佛樹，不轉法輪，不歎佛。佛不現在，不眾生，不滅度，不如來。所以者何？一切諸法永至滅度，當令此經普流世間。」

文殊師利宣是建立經典要時，此三千大千世界六反震動，其大光明普照十方，虛空中唱無極音：「善哉，善哉！文殊師利！實如要誓。假使江河沙等諸魔官屬，欲求方便毀壞此經，欲令毀散，終不能亂此微妙法，令不流通所以建立是要法者。若族姓子及族姓女，受此經典受持諷誦，聞之信樂，一切皆脫諸魔事業，入佛道慧。」

於是彌勒菩薩前白佛言：「今日何緣地大震動，光明遍照空中暢音。」

佛告彌勒：「何用問為？所以者何？志小下士不識大義，墮于憍慢，斯等長夜不得安隱。」

彌勒白佛：「唯聖說之！多所愍哀，多所安隱，必當慈念諸天人民共信樂之。」

佛告彌勒：「斯經典者，四十七億百千那術諸佛，於此地上建立說之，皆亦文殊之所發問。善住意天子與共諮啟。彌勒來世當成無上正真之道最正覺時，復說此經，其餘賢劫諸興如來亦俱同然。」

彌勒復問佛言：「文殊師利、善住意天子，從來久如聞此經典？」

佛告彌勒：「文殊師利、善住意天子，聞是法來七百萬阿僧祇劫，從普華超師子步德王光首如來、至真、等正覺所聞，其於空中唱大音聲，淨居諸天聞講此法，各各勸助諮嗟而行，是故地動。」

彌勒菩薩復白佛言：「若族姓子及族姓女受是經者，持諷誦讀，為他人說，得何功報？」佛告彌勒：「於意云何？過去當來今現在佛，戒、定、慧、解度、知見品，廣興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進、一心、智慧，使成無上正真道慧，已成當成現在成者，合此德本功祚福勳寧多不？」

彌勒曰：「多矣，世尊！不可思議，一如來德其福難計，況一切佛。假使德本有形像者，十方佛土不能悉受。」

佛告彌勒：「我故囑累慇懃相喻，其族姓子及族姓女，聞是經典受持、諷誦、為他人說，福多於彼，何況奉行。所以者何？過去當來今現在佛之所諮講，悉由是生。」

佛說是經時，江河沙等眾生之類發菩薩心復倍是數，逮不退轉，成得法忍、法眼淨者，各復倍倍。如是十方悉來會者，一切菩薩忻然大悅，善心生焉，稽首佛足，歌歎此法，僥再得聞，無以為喻。忽然不現，各歸本土。

賢者阿難前白佛言：「此經名何？云何奉持？」

佛告阿難：「是經名曰『於一切法無起不滅三昧要品』，又名『降毀魔場』，當懷持之。又名『普遍十方定意要慧文殊師利之所講說』，又名『如幻所說』，當奉持之！是經典者，能調化人。阿難！當受持諷誦讀，為他人說。」
佛說如是，比丘、菩薩、文殊師利、善住意天子、彌勒菩薩、賢者、阿難、諸天龍神、阿須倫、世間人，聞經莫不歡喜。
佛說如幻三昧經卷下

聯絡我們

財團法人
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（CBETA 基金會）
CBETA Comprehensiv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rchive Foundation

service@cbeta.org
(02)2383-2182 轉分機 12
官網 https://cbeta.org/
CBETA Online https://cbetaonline.dila.edu.tw/
立即贊助 https://cbeta.org/quick-donate/

贊助資訊

CBETA 長年來陸續將歷代重要佛典數位化為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」，不僅收錄了大量的珍貴文獻，更致力於校勘考證用字及增添新式標點，提升佛典的文獻品質及易讀性。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」是大眾廣為運用的公共資源，此成果也獲得國際學界的重視及肯定。

對於一個從事佛法志業的非營利團隊來說，能夠長期埋首理想、踏實耕耘，實屬不易。為了提供更優質的服務，CBETA 基金會擬增聘專業人力，擴大組織規模，懇請大家慷慨解囊、熱情贊助，讓未來有更多更好的電子佛典。

贊助捐款

「水滴雖微，漸盈大器，凡福充滿，從纖纖積。」
—— CBETA 2024.R2, T04, no. 210, p. 565a5-6